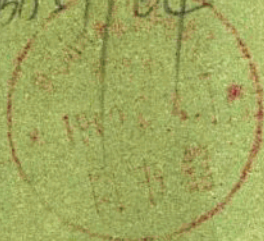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

——驳右派分子葉元龍“論最适当的人口数目”

B301.19/04



褚 葆 一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資產階級適中人口論批判

——駁右派分子葉元龍“論最適當的人口數目”

褚葆一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資產階級適中人口論批判

——駁右派分子葉元龍“論最適當的人口數目”

褚葆一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01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 5/8 字數 29,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統一書號：4074·255

定 價：(6) 0.15 元

封面設計：徐學成

引 言

1957年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他們一方面污蔑党在科学文化上是外行，打着“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旗帜，反对党的领导，企图篡夺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他們自封内行，披着学者专家的外衣，宣揚资产阶级一套腐朽的学术，在馬列主义辭句之下，偷运私貨，以此来迷惑人。

有好多右派份子，如費孝通、吳景超、叶元龙等，在人口問題上大做文章，利用早已被粉碎的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学說，改头換面，用来咒罵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妄想引誘人民离开社会主义建設的光明大道。

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已受到人民正义的反击而粉碎了。但是他們的遺毒，特别是在学术上的遺毒，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肃清，以免膠种流传，許多好心的人受它毒害。

我写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批判右派份子叶元龙在人口問題上的謬論。叶元龙是上海財經学院羣众在1958年年初所揭发出来的右派份子。叶在解放前和国民党反动派关系是很密切的，是反动陣营中的一員干将，担任过蒋介石重庆行营的第二厅厅长，又是蒋介石西安行营的第二厅厅长，后来又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和伪国大的代表。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咎既往，仍旧任用他为上海財經学院的教授，又聘他为人民政协上海

市委會的委員。但是叶元龙还是对党不滿，眷恋过去騎在人民头上的日子，一再放射毒箭，挑撥党与知識份子的关系。他的許多反动言論和反动活动，經揭发以后，財經学院的师生都十分憤怒，紛紛給予彻底有力的駁斥。叶元龙写了許多反动的旧詩咒罵党和社会主义，其中有一首題名为“偶成”，是这样的：

澗底孤松稀見日， 山头小草最先春，
未能事业跨今古， 且藉文章泣鬼神。
白鳥滩头仍識我， 黄花霜后更驕人，
天教工部吟身健， 行看宏猷日日新。

在这首詩里，叶元龙的反动思想是很露骨的。他把他自己的人民大学的教授身份比作見不到太阳的澗底孤松，把靠攏党的积极份子和党员比作山头小草，說这些无用之徒都占据着很高的位置，而象他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被冷落在山澗之底。又說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他的伟大事业打断了，現在祇能写写文章来惊动鬼神；有朝一日台湾的蔣介石集团（他用“白鳥”来隐喻）还能回到上海滩的話，一定还能賞識他，那时节，不怕寒霜打击的黄花（当然就是指他自己）就更显得品格高超了。最后說，老天总是会保佑他这位詩人身体強健的，那末，到那时就有不少的“宏猷”还可次第展布。

叶元龙的反动言行是很多的，我想这里举这一首反詩也可見其一斑了。叶元龙在烏云蔽天的时候，大事宣揚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論”，用隱晦的語句說我們人口太多，已經超过了适当数量。如果听任人口繼續大大增加，那就要推迟社会主义

建設，……并誣蔑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經濟学教科書，說这本教科書对人口問題沒有說明，是“美中不足”。（实际上教科書中文版第一版第 594 頁上是有說明的，祇是他故意裝作看不見而已）。叶元龙是以“研究我国人口問題多年的专家”的身份來說这番話的。表面上看，叶元龙所提出的問題，祇是一个学术問題，然而如果加以仔細的分析，并且和他一貫的言行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正是借人口問題这样一个学术問題向我們党、我們人民、我們的社会主义进攻的。因此，在这个問題上，必須弄清是非，批判謬論，把他的真面目揭露出来，以免毒害他人。

右派份子在学术上所散佈的謬論，往往来自破美資本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的学术思想。我們要批判右派份子的謬論，還須要追蹤到他国外的祖師，一起加以批判。这也是除毒务尽的意思。叶元龙自称能泣鬼神的文章，也是有个老家的；他所宣揚的人口理論，就是美国以及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适中人口論。因此这本以叶元龙在人口問題上的謬論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小冊子，首先批判叶元龙謬論的老根子——外国的适中人口論，然后再批判叶元龙的荒謬論点，最后簡單談一談我国过渡时期的人口問題，說明我們批判右派份子在人口問題上的謬論，并不否認我們有人口問題存在，并且根据毛澤东同志的两类矛盾学說，对人口問題作了一些初步分析。

由于笔者水平的限制，批判还是不够深入的，希望同志們加以指正。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为什么适中人口論是反动的，反科学的？…… 1

第二章 駁叶元龙“論最适当的人口数目”……14

第三章 关于过渡时期的人口規律和人口問題……29

第一章 为什么适中人口論是反动的, 反科学的?

资产阶级的入口理論,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出現了一派所謂新的理論, 那就是“适中人口論”。美国瓦尔夫 Wolfe 教授(渥海渥大学)在 1929 年的政治經濟学雜誌上說: 入口理論今后将以适中論为中心(見政治經濟学雜誌第 37 卷 87 頁)。

陈达在作为大学教本的“入口問題”上也說: “目下最惹人注意的入口学說是适中論。”(陈达: “入口問題”, 商务印書館大学叢書, 1934 年) 资产阶级的各种入口理論書刊上, 对适中人口論是推崇备至的。在世界入口會議上, 以及新馬尔薩斯主义者大会上, 都曾一再展开討論。

什么是适中人口論呢? 适中人口論者認為一个民族的人数, 有一个理想的大小, 这就是入口的适中点。政府的人口政策就在使入口达到这一个适中点, 并維持在这适中点上面。入口的适中点是怎样算出来的呢? 据瓦尔夫說是这样的: 假定生产技术有一定的水平, 自然資源也是一定的, 再假定生产工具一定, 社会制度一定, 在这許多假設之下, 那就可以計算出来一个理想的入口数量, 在这个理想的数量上, 就可以使这些資源的运用, 得到最高的利益, 按入口平均計算获得最多的消费品, 这一个入口数量就是适中量; 如果入口比这适中量再多

一点，虽然国民收益的总额，可能比适中量还要增加，但是消费品的平均产量就不及适中量那末大，因此就不好，对国家就不算有利，或者说有利的程度小一些，因此也就不足取^①。所谓适中量，乃是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一个最理想的比例，这个理想的比例，不是在获得最高的总产量而是在获得最高的平均量。为什么人口多一点，可以增加总生产量，而反而要减少平均产量呢？这是因为适中人口论者把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作为他们推论的根据，认为土地的产量到达一定程度以后，收获量不会按所投劳动及资金的增加而比例增加的，到那时候，土地亩产量，由于劳动的增加，其增加量将逐渐变小，甚至不增加，或减少；并且他们还进一步把这一个错误的规律，扩大运用的范围，认为不仅在农业生产上这规律可以适用，并且在工业生产上，他们认为这规律也可以适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工农业生产上，到达一定程度以后，人力的增加所获得的生产增加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将逐渐减缩下去，因此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人口，不能无限制增加，如果人口超过一定的限度——适中量，那末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下降，每人所分到的消费品，粮食和衣料等，就不得不减少，所以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一种政策，把人口维持在适中量上。

适中人口论是不科学的，那是用错误的思想方法得出错误结论的一个具体的例子。适中人口论者所用的推理方法，是

^① 这里都是根据 Wolfe 的说明，见“美国政治经济杂志”，第37卷 87 页，1929 年，以及 Wolfe 的其他著作。

形而上学的方法。他們假定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停滯不動的。根据瓦尔夫的說法，他們假定不变的因素就有四項：（1）生产技术的水平，（2）自然資源，（3）生产工具，（4）社会制度。其实，他們所假定的不变的因素，絕對不止这四項，他們所假定的是所有和生产有关的因素都是靜止不变的，这样，就可使他們的推理不受干扰。事实上，和生产有关的因素是很多很多的，他們也不可能把这些因素列举完备。即使以瓦尔夫所列举的四个因素而論，他們也是經常在起变化的。以生产技术而論，当然在資本主义国家，比起社会主义国家來說，他們的生产技术的进步是慢的，但絕不能說是停滯不前，在資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科学技术刊物上，也不斷可以看到有新发明、新創造，当然其中有一部份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且即使是有科学价值也不一定就能用之于生产，但总不能說科学技术水平在多少年內就是沒有一点变化，如果这样說，那是违反实际情况的。

其次是自然資源，包括上自天文气象，下至地下宝藏，中間还有江河土地。这些自然条件，很明显，不是不变的。地下的宝藏好象是千万年以来就埋藏在地下，从来就沒有变过，其实也不然。关于矿藏的形成和变化，我們这里不加討論，在生产上的主要問題，是地下宝藏如何能很好发现，如何能为生产事业利用。这些就不是永远不变而是时刻在变化中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解放前許多“专家”說中国是矿藏很貧乏的国家，当时流行的一句話是“地大而物不博”。而解放八年以來，我們国家的地質地图，就面目一新，不但是矿藏很丰富，

而且几乎是应有尽有，几乎每天的报纸都在报导着为我们祖国的地质地图增添光彩的消息。至于气象、土壤、山川形势这些生产条件，他们在劳动人民的面前，也不能永远是顽固不变的。中国二三千年来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就已经教导我们要发挥人的能动性来改造自然，使自然为生产服务。解放以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光辉的业绩，已经证明把自然条件作为永久不变的因素，只是生产力低下时期一些庸人的想法。

至于生产工具，那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瓦尔夫讲的生产工具，是指它的数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资本家穷兇极恶地向工人阶级剥削，他们的财富迅速地增加，虽然挥金如土地浪费掉，但是他们的资本总是不断在增长。生产工具不断在损耗，也不断在添置，怎能说固定不变呢？

最后讲到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一向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用资本主义永恒性这样一句咒语来麻痹人民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法否认的，正象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想永远做皇帝不要死去，但是结果还是免不了一死一样，资本主义制度总有一天要为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并且在资本主义最后死亡以前，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在变化的。第二次大战以后的美国，不是比较以前更军国主义化了么？军备竞赛难道对生产没有影响么？这都是众目昭彰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适中人口论者所假定的四个不变的因素，实际上都是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不在起变化，一刻也不曾停滞过。因此这样的假设，是完全不

真实的，是脱离实际的。不但这四个因素不曾停止不变，而且人类社会的各种因素都是时刻在变动的。以假定各种因素不起变化为基本出发点的形而上学方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他们由推理所获得的结果，也是不真实的；这一方法本身就是反科学的，以这个方法为基础的学说，当然也是反科学的。

还有，适中人口论所根据的土地报酬递减律也是错误的。主要错误也是在于假定生产技术不变。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无论在过去和现在，无论是工业或农业，在一般情况下，生产技术总是在不断改进的。既然生产技术的停滞不是一般情况，那末，这样一条报酬递减的规律，就不是一条一般适用的规律，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在某时某地由于某种特殊情况，才可能出现技术停滞的情况。这条土地报酬递减的规律，只能适用于这种例外的情况。把只适用于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的规律，用之于说明一般情况，那就是科学上的一种错误。

适中人口论是仇视人类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发展。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反动论点都原封不动的保存在那里，但有的地方，加上了巧妙的修饰，使它的反人民的本质比较马尔萨斯的理論，更隐蔽些。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用“过剩人口”这样一个恶毒的名词，来集中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用系统的理論来咒骂劳动人民，說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来，由于事先沒有得到大自然的允許，因此必須忍受貧困、飢餓、死亡的命运，这些都不是社会制度的罪恶，而是他们自己的罪恶所造成的，

因此只有他們自己負責。把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說成是自然規律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揭穿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反動本質，指出生活資料的增長落后于人口增長的荒謬論點不合實際情況。馬爾薩斯從食物是人類生存所必要的這一命題出發，以為食物以及其他一切生活資料都是大自然所賜予的，而大自然是很吝嗇的，生活資料增長很慢，只能按1、2、3、4、5、6、7、8……的算術級數增加，而人口却是增長得很快，是按1、2、4、8、16、32、64、128……的幾何級數增加，由於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糧食和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因此，貧困、飢餓甚至餓死等社會現象就不可避免。馬爾薩斯把餓死說成是大自然命令多餘人口滾蛋的自然現象，因此誰也不必加以同情和支援。

馬爾薩斯在這裡把人類說成是完全受大自然擺佈的和其牠動物一樣的可怜的生物，這是不合乎事實的。人果然是不能脫離自然而生存，然而人類對自然的關係畢竟和其牠動物不同。人類對待自然，不只是消極的被動的等待自然的賜予，而是依靠人們的集體勞動與智慧，積極地想方法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作中，人們創造了科學技術。人類並不象馬爾薩斯所描寫的那樣是在大自然面前束手無策的自然的奴隸，而是在大自然面前挺起胸膛，隨時隨地在向自然進軍的自然的主人。由於我們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們向自然索取到的生活資料也愈來愈豐富充裕。恩格斯指出，人們科學知識的增進，“在最普通

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①因此，所谓绝对过剩人口，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任何时代都是不会存在的。

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建筑在假定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变这一个不科学的基础上，因此这一个荒谬的论点一经拆穿，也就不能再迷惑人了。但是资产阶级，感到这套骗人的符咒，还不能轻易放弃。于是适中人口论者，把马尔萨斯学说加以装扮，企图继续用来迷惑人。他们说，我们也承认人类科学技术的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世界所能供养的人口，已经大大增加，不能再用马尔萨斯的算术级数来计算了；但是这个世界所能供养的人口，总有个限度吧！总不能无限制增加吧！让我们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计算一下每一个世代所能供养的最适当的人口数，使我们实际的人口数不超过这一最适当的人口数，岂不是很有好处吗？

适中人口论者这个论调，如果不加以深入分析，听起来是满有道理的。是的，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虽然我们征服自然雄心百倍，然而我们每年向自然索取到的生活资料，总也有一定的数字，不能无限制的增加。适中人口论者所提出的问题，似乎也有考虑的价值。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适中人口论者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很明显，他们首先是肯定了，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道路中，有可能人口增进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以致使人口的增长，超过了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21页。

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适当的人口数。假如不是这样，我們承認每一历史阶段为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适当人口数远远超过实际上的人口数字，换言之，实际人口数量沒有突破适当人口数的可能，那末，把時間精力花費在計算求得适当人口数方面，就成为沒有意义的工作了。从这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來，适中人口論者的心目中，是認為生产資料的增长，或者說人类的物質財富是可能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的，而这样的落后，就成为破坏人們幸福生活的主要因素。这一个論点，正是馬尔薩斯的基本論点。

我們并不認為人口應該讓它盲目增长，我們并不鼓勵人口的无限制增加。但是我們認為人口的自然增加，絕對不会到达适中人口論者所顧慮的那种現象。人口的自然增加，它本身是有限制的。馬尔薩斯說人口是按几何級数增加的，那就是說馬尔薩斯承認几何級数便是人口自然增加的限度。而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口增加数远不及馬尔薩斯所說的样子。在馬尔薩斯“人口論”第一版出版的时候（1798），当时世界人口估計是10亿，如果按照馬尔薩斯的几何級数增加的話，那末到1950年世界人口就應該增加到640亿以上；但实际不过20多亿（1940年世界人口总数22亿，1950年24亿）。就是說照馬尔薩斯的理論应增加63倍，而实际只增加一倍多一些。这两个数字相去如此之大，可見資產階級人口論者是撒的什么样的謊話！

至于人类物質財富增加的速度，那是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的。中国在1953到1957年的第一五年計劃中，人口

增长了10%，而同期中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62%，二者的速度比例是1比6以上。即使以资本主义国家而论，美国从1880年到1919年，在39年中人口增加了83.6%，而国民财富增长了173.5%，人口与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例也在1比2以上。1958年中国工农业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是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既然事实证明财富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什么适中人口论者还是创立了这样一个不符事实的“理论”呢？我想这个问题，只能用“别有用心”这四个字来回答。

我们否认绝对的人口过剩，也许马尔萨斯主义者会反问我们一下，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存在的失业和劳动人民贫困的现象，怎样来解释呢？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早已清楚地加以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现象以及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并不是什么绝对人口过剩，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追逐利润，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制胜，必须不断改进技术装备，以降低成本，扩大利润，打倒他的竞争者，因此他就要不断采用新的机器。而在使用效率较高的机器的同时，就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许多中小资本者沦为赤贫，不断扩大劳动者的队伍，使劳动力的供给经常超过了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形成失业人口。“劳动人口造成资本的积累时，就以不断增大的范围造出各种手段来使自己变为相对多余的。”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过剩人口产生的由来。这种人口过剩是相对的，因为这一部分劳

动力只是和資本积累的需要比較起来才显得是多余的。这种过剩人口，完全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如果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怎么会使技术改进、生产力提高的結果，不是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而是反而增加失业，增加痛苦呢？

我們知道，思想意識是客观存在的反应，社会科学上的各种学說都和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馬尔薩斯的人口論产生在十八世紀的末叶，那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冲击着各个国家，法国的資產階級虽然登上了統治階級的宝座，但是大革命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了工农大众的力量。在大革命中間，劳动人民显示出了排山倒海的巨大威力。这一点，吓破了資產階級的胆子。大革命以后，法国以及英国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显著的改善。反之，由于封建王朝的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階級与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更直接更尖銳了。这时候又出現了高德文、康多塞等人所著的深受工人階級欢迎的小册子，指出人类要摆脱貧困和災难，必須要消灭私有制度。这一下更吓坏了資產階級。在这惊涛險浪中間，出現了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公开为資產階級作辯护，說貧困和災难，不能怪私有制度，而是要怪穷人自己生的子女太多。資產階級听了喜出望外，把馬尔薩斯捧为第一流的經濟学家，立即把这位乡村牧师聘为东印度学院（东印度公司所設）的經濟学教授，把馬尔薩斯的学說大事宣传，以抵制深受工人階級欢迎的高德文、康多塞等人的学說。

从馬尔薩斯学說誕生的历史条件看来，很明显，这学說是階級斗争的产物，这学說所以能够广泛流行正是因为它本身